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自传书写研究

**A Study on the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of Ai Wei's *My Life***

张维恩

**CHEONG WEI EAN**

**19ALB01900**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3**

#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前人研究综述.....	2
第二节 研究动机与价值.....	5
第三节 研究方法.....	7
第四节 论文结构.....	8
第二章 自传中的“历史”：现实与自我历史书写.....	10
第一节 放在大环境底下的“现实历史”：爱薇的童年时代.....	10
第二节 以“对话”书写的“自我历史”：爱薇的童年记忆和故乡情怀.....	14
第三章 “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主体个性与人生观书写.....	23
第一节 “坚毅刚强”的主体建构和个性诞生.....	23
第二节 爱薇式哲学：爱薇的人生观.....	30
第四章 结语.....	37
引用书目.....	39

##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

姓名：张维恩 CHEONG WEI EAN

学号：19ALB01900

日期：21/04/2023

论文题目：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自传书写研究

学生姓名：张维恩

指导老师：李树枝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 摘要

《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是爱薇于 2022 年所写之自传。爱薇，原名苏凤喜，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坛中一位资深的女性作家。耕文至今，她已出书超过 50 册，其中文类繁多，于马华文坛上可谓硕果累累、贡献匪浅。于 2022 年，年已 81 岁的爱薇出版了属于她的自传，将其人生经历与经验、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咸和重量，浓缩成一本书，赠送于世人。在此，由于爱薇之自传出版至今未至一年，以及自传类文体之研究并不作为本国学界之流行研究对象，因而并未有太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论述。故此，本论文将探讨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之自传书写做一个探讨及研究。对此，本论文将分为两个面向探讨爱薇的自传：一为“历史”，二为“个体”。于“历史”面向，本论文将其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现实历史”，即抽取自传中爱薇对于马来西亚历史的刻画，论述与考证其写于自传中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之真实性；第二部分为“自我历史”，即解析爱薇自传之童年叙事与故乡情怀。于此，因爱薇擅以对话之形式叙述其童年事和其对故乡之情感，故论文将抽选自传中以对话形式书写之童年叙事与故乡情怀，论析对话书写之功用与爱薇的写作策略的同时，诠释爱薇之“自我历史”。于“个体”面向，本论文将承继上一面向之部分论述，对爱薇自传进行更深层的探讨。此部分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探析和追溯爱薇之主体建构与

个性诞生，即“坚毅刚强”；第二部分为探析爱薇于其自传书写中所呈现之人生观，即她对教育与读书之万分感慨和看法，以及她“悲观处境·乐观生活”的处世哲学。

**【关键词】**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自传书写、主体建构

## 致谢

时光如白驹过隙——这句话虽然很“陈腔滥调”，可我觉得非常适用于此情此景。还记得在上基础班（foundation）时，我偶尔会到图书馆借书或消磨时间；亦还记得那一次在图书馆三楼闲逛、看一看摆在书架上又厚又大的精装版古书时，撞见中文系的学长或学姐，他们的桌上放着一大叠的书、或薄或厚，有的人在开着电脑打字、有的人则一边翻书一边做笔记。友人一句“他们应该是在做毕业论文吧”、“看起来好恐怖”，于当时的我而言，并没有多大波澜，只道“那还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大学四年一瞬即逝，如今的我，成为了那时候的我口中的“学姐”，覆那年学长学姐之举，在图书馆查阅资料、翻找书籍，筹备和撰写自己的毕业论文。

于此，我首先想要感谢的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李树枝博士。我非常感谢树枝老师在我为论文选题而感到迷茫纠结时，及时且迅速的为我指点迷津、点明方向；非常感激树枝老师在我为资料匮乏而烦恼时，为我提供有效的资料查找方式，并教会我该如何运用关键词找到自己想要的资料；非常感恩树枝老师在我撰写论文的途中遇到瓶颈时，单刀直入地打破我的“画地为牢”，为我提供思路，并时常开解我，让我不要把事情都想得那么复杂。在此，我想郑重地向树枝老师道一声“谢谢”，若非您的指导与鼓励，我想我撰写毕业论文的过程是艰辛且事倍功半的。

其次，我想要感谢的是我的家人，尤其我的妈妈黄丽频——谢谢她的鼓励和支持、谢谢她在我回家却依旧要撰写论文而没时间给予陪伴时仍毫无埋怨、谢谢她在我回家时为我精心准备的一日三餐、谢谢她在察觉我因为撰写论文、压力濒临临界点时的及时劝慰与拥抱。谢谢你，我最爱的妈妈。

最后，我想要感谢的是我的室友和我的朋友们。于室友，谢谢你陪我挑灯夜读，也谢谢你忍受并聆听我在写论文写到神志不清时的大声哀嚎和胡言乱语；于朋友，谢谢你们大学四年的陪伴（虽然网课占了其中一般的时间），谢谢你们时不时说出的冷笑话缓解了我因写论文而时刻紧绷的神经，能遇见你们这一群好友，维恩至幸。

最后的最后，但愿后疫情时代能赶快过去，也祝愿大家能如爱薇一般，自由满足。

## 第一章 绪论

自传，据《新大英百科全书》，〈传记文学〉之释义，乃“传记的嫡亲或特殊形式……是由本人写的生平”。<sup>1</sup>于此，自传共被归为三类，为“非正式自传”、“正式自传”及“专题自传”。对此，何谓正式自传？它是：

“奉行一种特殊的写作原则：通过回忆写出人的生平，它不排除回忆过程中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省略和更改。这类自传毫无例外地依照传主在生命某一时刻的意愿（或出于不得已）揭示自己的生活。”<sup>2</sup>

而法国学者菲利浦·勒热讷则将自传诠释为“当某个人主要强调他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个性的历史时，我们把这种散文文体写成的回顾性叙事称作自传”。<sup>3</sup>紧接着，于古代中国，自传被视为“传记文学的一个分支”、是“具有作者与传主合二为一的独特品格……使其对人生的审视、灵魂的剖析真实而直接”、是展示“古人对生命的不懈思索”之文学体裁<sup>4</sup>，并以各种形式出现：“有以姓名、字号标题”和以“书序、墓志铭”形态显现。<sup>5</sup>

---

<sup>1</sup> 王成军，〈自传文学关键词〉，《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页15。

<sup>2</sup> 王成军，〈自传文学关键词〉，页15。

<sup>3</sup> 引述自王成军，〈自传文学关键词〉，页16。

<sup>4</sup> 许菁频，〈中国古代自传文学抒情手法之探微〉，《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页28。

<sup>5</sup> 许菁频，〈中国古代自传文学抒情手法之探微〉，页28。



由此可见，自传作为“正式自传”以及“传记文学的一个分支”是具有一定的回忆性特质和自我反省特质。

再列举王成军于〈自传文学关键词〉中对于“自传”更深一层的阐释：

“自传就是一个人以真实为承诺所写的、关于自己的传记……”；

“自传是一个真实（自传契约中的真人）的叙述人（当下的‘我’）通过记忆和有意无意的遗忘，用‘话语’（discourse）而非‘历史’语言对自我人生镜像（多重的我）的不断（纠葛着叙述时的情感、欲望与身份政治等）重新塑形与叙述的文学形式。”<sup>6</sup>

由此亦可见自传“以人为本真，人事则或实或虚”之文学特色及内容形式。

因此，笔者意欲借各名学者对于自传之诠释，以及传主在撰写自传时、其笔触之下所运用之文学手法及所展现之个性，对马华女作家爱薇的自传《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作出研究和探讨。

## 第一节 前人研究综述

有关爱薇的研究并不多，笔者力所能及能找到的文献仅有三笔，分别有：刘红林的〈爱薇其人〉论及爱薇的成长历程与其儿童文学作品<sup>7</sup>，并借其故乡之历史与双重身份，谈其藏在作品背后的思乡情怀、社会问题和对华文（中国人文精神）关怀；朱

---

<sup>6</sup> 王成军，〈自传文学关键词〉，页 16-17。

<sup>7</sup> 刘红林，〈爱薇其人〉，《台湾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3 年第 2 期，页 13-16。

婵清的〈评爱薇小说的艺术特色〉评及爱薇作品中的女性群像及女性形象、解析埋于作品中<sup>8</sup>，以家庭为主的的复杂社会生活和价值观的变化，并探讨爱薇以现实主义为其小说创作手法、佐以各种艺术手法，塑造其个性鲜明的小说人物形象；郑成全的硕士论文《马来西亚当代华文作家爱薇研究》则探讨了薇小说中的妇女观、世界观<sup>9</sup>，讨论作品中有关华教的现实处境，论究爱薇的小说叙事、儿童文学语言与散文格调，最后对爱薇的跨文体作品《爷爷的故乡》进行特别的探讨。

由于马来西亚中文学界对“自传文学”、“自传书写”这一类的文体所进行的研究极少，而笔者所选论题方向需要这一方面的资料作为论文的基底，故此，笔者从知网与华艺线上图书馆中找到七笔合适的、中国学界对自传研究的文献资料。

这九笔资料中，期刊论文占了其中四笔，分别是：洪珮菁的〈近现代中西女性自传之研究——回顾与展望〉探讨了女性自传的特殊性、此项研究的意义与作用<sup>10</sup>，探究了中西两方对于女性自传研究的共性与差异，谈及近代中国自传的兴起、特色与倾向，最后则就中国女性自传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关“研究领域问题”、“自我特色”等思考；王成军的〈自传文学关键词〉论及自传的种类和定义<sup>11</sup>，说明自传与小说、自传体小说、传记的关系，提及与自传书写相关的概念，以及自传的属性、特色与概念；王成军与王炎的〈文本·文化·文学——论自传文学〉从三个视角论述与探究自传文学的定义、中西两方自传文学的特色<sup>12</sup>，以及自传文学的文学表征；许菁频的〈中国古

---

<sup>8</sup> 朱婵清，〈评爱薇小说的艺术特色〉，《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页111-117。

<sup>9</sup> 郑成全，《马来西亚当代华文作家爱薇研究》（杭州：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硕士论文，2008）。

<sup>10</sup> 洪珮菁，〈近现代中西女性自传研究——回顾与展望〉，《史原（复刊）》2012年第3期，页263-293。

<sup>11</sup> 王成军，〈自传文学关键词〉，页15-19。

<sup>12</sup> 王成军、王炎，〈文本·文化·文学——论自传文学〉，《外国文学（季刊）》1997年第2期，页54-60。

代自传文学抒情手法之探微》探究了中国古代自传的类型及其文学特征<sup>13</sup>，并对中国古代自传的写作与艺术手法进行探析。

接着便是一笔硕士论文及两笔博士论文，分别是：李晓娴的《现代作家自传的自我想象与重塑》分别论析现代作家如何和为何在自传中进行“自我想象”和“重塑”<sup>14</sup>，而论其目的与意义是在于体现主体的存在和突出自传的文学价值；雷莹的《中国现代作家自传研究》（2012）探讨了现代自传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和作家自传研究的基本设想<sup>15</sup>，探讨了近现代自传的历史源流、西方自传的翻译与对西方自传的接纳、近现代自传的社会语境，强调自传书写中的自我认同与自我指认、对于主体的建构和自我的塑形与重塑，论析自传书写中的“多重话语”与推动传主成长的重要线索和因素，最终谈及作家自传中的文本互涉；谢子元的《中国现代作家自传研究》（2016）虽与雷莹的博士论文同名<sup>16</sup>，可是他的创新点在于辨析自传与文史学之间的关系纠葛，以及对不同的中国近现代作家的自传进行个别文本研读与个案研究。

最后，与爱薇自传《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相关的研究，笔者仅在《星洲网》副刊一栏查找到一篇书评，为庄蕙洁的〈不可复制的女性生命之舞——品读爱薇的《我的人生》〉。<sup>17</sup>文章中，庄蕙洁提及爱薇自传书写中的“南洋符码”、爱薇自传中的人物刻画、自传所展现的积极生命态度，以及其中“以轻写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叙事手法。

---

<sup>13</sup> 许菁频，〈中国古代自传文学抒情手法之探微〉，《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页29-30。

<sup>14</sup> 李晓娴，《现代作家自传中的自我想象与重塑》（扬州：扬州大学硕士论文，2014）。

<sup>15</sup> 雷莹，《中国现代作家自传研究》（福州：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2）。

<sup>16</sup> 谢子元，《中国现代作家自传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6）。

<sup>17</sup> 庄蕙洁，〈不可复制的女性生命之舞——品读爱薇的《我的人生》〉，《星洲网》，2022年11月8日，<https://www.sinchew.com.my/?p=4222898>（副刊）。

综上所述，由于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出版至今未至一年，属新书类别，而马华文坛对爱薇与自传文学之研究亦不算丰富，故而引起了笔者研究的兴趣，认为以《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为研究对象探讨爱薇与其自传论述有其研究价值。

## 第二节 研究动机与价值

“自传属于生命书写的一种”<sup>18</sup>——这一句话取自洪珮菁〈近现代中西女性自传之研究——回顾与展望〉，适当表达了笔者欲对爱薇自传进行研究的动机、目的与价值。

爱薇，原名苏凤喜，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坛中资深且具有多重作者身份及社会身份的女性作家——她的写作文类、创作题材横跨小说、散文、报导文学、日记体文学和幼儿画册；她也是一名单亲妈妈、作家，曾是一名农妇、割胶妇人、幼师，更曾是青年课外刊物《中学生》月刊的主编。

在阅读爱薇自传之后，笔者遂明白她每一重身份背后所隐藏的心酸与疲惫——她之所以踏上写作之路，初始目的并不是为了追逐或实现某些宏大的理想或使命，而为“煮字疗饥”：不为文人风骨，只为一日三餐。再者，她在思想环境尚且封闭的 70 年代选择结束一段失去忠诚的婚姻，而在返乡后也没有被周遭环境和流言蜚语所打倒，并在人生最落魄时咬牙坚定、重新站立。为此，爱薇得以在生命最低潮的时刻主动选

---

<sup>18</sup> 洪珮菁，〈近现代中西女性自传研究——回顾与展望〉，页 266。

择“重新再来”的勇气，是笔者最为动容和佩服的。对此，她在自传中所体现之“悲观处境·乐观生活”的处事态度，亦是笔者意欲探究其自传的缘由之一。

接着，爱薇自传中的童年、少年时代书写，让笔者有一个大胆的猜想，那便是爱薇之所以能“逆袭”、踏上写作的道路，与她的童年、少年经历有一定的关联。取雷莹于其博士论文所引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的一段话：

“写作，像一种精神状态，早在他还没写完几令纸之前，就在他身上产生了，可以产生在少年时代，也可能在儿童时代……对生活，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最大的馈赠……”<sup>19</sup>

而雷莹亦就自传中的“童年叙事”和“传主个性诞生和人格发展”做出以下阐述：

“自传中的童年（青少年）叙事着重讲述孩子的内心经历，以及童年经历和以后的生活之间隐含的密不可分的联系，使童年真正成为个人历史的第一幕。”；“由童年体验建构成的这种心理图式具有某种稳定性，能潜在地规约或控制着成年后的行为方式和性格特征。”<sup>20</sup>

因此，笔者意欲通过爱薇自传之童年叙事，找寻爱薇的人格建构和个性诞生之缘由，并在这之后通过传中所透露之“爱薇式哲学”，论析属于爱薇的“百味人生”。

---

<sup>19</sup> 引述自雷莹，《中国现代作家自传研究》，页 68。

<sup>20</sup> 雷莹，《中国现代作家自传研究》，页 68-69。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据《文学批评导引》，“社会历史批评法是一种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分析、评价文学现象的批评法”<sup>21</sup>，而40年代出生的爱薇，在自传中适当提及了一些有关她出世时的惊险事迹、她在童年时所经历过紧急法令时期、她父母从事的行业等等；借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丹纳之言，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由三个因素所支配，分别是“种族”、“环境”和“时代”<sup>22</sup>，而自传作为传记文学的分支，是由作者（传主）本人书写的生平，而自传本身所携之“真实”的文学属性，让自传与丹纳所提出的三大因素产生密切的关系。对此，笔者有意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法”为本文的研究方法之一，对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进行探究和解读。再者，社会历史批评认为“文学离不开社会历史，文学本质上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社会生活”不是泛指的概念，而是“特指的具体历史时期”。<sup>23</sup>对此，生在马来西亚动荡年代的爱薇，其自传中，亦或多或少地提及有关马来西亚的史实。因此，笔者有意通过此批评法探究解析爱薇的童年生活。

接着，据《文学批评导引》对“文本细读法”与“叙事文分析法”之定义：前者是“建立在对文本语义的细致分析上”、指对“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和结构要素作可能详尽的分析和解释”，而后者则是：

---

<sup>21</sup> 王先霏、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页63。

<sup>22</sup> 王先霏、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页65。

<sup>23</sup> 王先霏、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页68。

“围绕两大层次展开：一是叙事结构，二是叙事方式，前者探讨故事表层经验描述下的深层结构，后者研究叙事的组合潜力，包括由谁叙述和怎样叙述等问题”<sup>24</sup>

对此，笔者有意运用这两种文学批评法对爱薇在其自传中所运用的文学手法、手段进行论析。

最后，笔者将以“对话体文学批评法”为辅，对爱薇自传中占比重不大却存在感极强的“对话”进行研究——探讨其用意、以及她有意通过“对话”所呈现的价值观与对人生的思考。

#### 第四节 论文结构

本论文将分为四个章节进行：第一章为绪论，由课题背景简介、前人研究综述、研究动机与价值，以及研究方法组成，用以简述本论文的研究范围与目的；第二章及第三章则为本论文之核心重点；第四章则是论文之结语。

论文的第二章，即“自传中的‘历史’：现实与自我历史书写”，笔者将在第一小节“放在大环境底下的‘现实历史’：爱薇的童年时代”中主要探析爱薇在自传中所提及之现实发生的历史；而在第二小节“以‘对话’书写的‘自我历史’：爱薇的童年记忆和故乡情怀”，笔者将主要论析爱薇自传的叙事手法和对话书写之作用和效果。此章节是为接下的第三章节作铺垫。

---

<sup>24</sup> 王先霏、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页181；页183。

论文的第三章，即“‘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主体个性与人生观书写”，笔者将在第一小节“‘坚毅刚强’的主体建构和个性诞生”中沿用第二章第二小节里所提及的案例，探究爱薇之内核为主，做出更为深入的分析 and 探讨；而在第二小节“爱薇式哲学：爱薇的人生观”，笔者将以爱薇自传之整体为基础论析其对教育、文学之看法和其处世哲学。



## 第二章 自传中的“历史”：现实与自我历史书写

本章节主要探讨爱薇自传《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中显性与隐性历史。于本章第一小节，笔者将抽取爱薇自传中对于马来西亚历史之刻画，集中论述和考证她写于自传中真实发生的历史；而于第二小节，笔者将选取爱薇自传中以“对话”形式书写的部分，论析其对话书写之功用，同时一并解析其写作手法，以探寻爱薇藏于其中之童年回忆和故乡情怀。

### 第一节 放在大环境底下的“现实历史”：爱薇的童年时代

爱薇生于马来西亚尚未成立、亦正逢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年代——马来亚日据时期。如爱薇在其自传所写：

“我的到来，确实是生不逢时。1941年12月16日，就在我出世的前八天，日本的铁蹄，刚刚踏上了我国的国土，开始了新马两国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岁月。据母亲告诉我，当时为了逃避战乱，一家子只好仓仓惶惶跟着大队，一起逃难到大山芭去。母亲抱着尚未满月的我，跟在父亲身后……”<sup>25</sup>

在马来西亚史上最特殊、混乱的一段时期，爱薇降生了；而日本军政府在这期间对马来亚、尤其马来亚华人的“物尽其用”，也对马来亚的政治和经济体系造成严

---

<sup>25</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吉隆坡：益新印务有限公司，2022），页47。

重的影响和破坏。1945年8月，由美国投下的两颗核弹终止了日本对于东南亚国家的侵占之旅，而战火虽灭，可战火遗留下来的伤痕却并不会轻易消失——如《马来西亚华人史》所载，“他们面临着粮食的高度缺乏、恶性的通货膨胀，以及严重的失业问题”。<sup>26</sup>此破碎不堪的景象，爱薇于其自传中亦有提及，只不过在她的笔下，那段令人不忍卒读、耳不忍闻的历史被她轻轻地带了过去，其中竟还流露出一丝丝的幸福感：

“四五十年代的马来亚，政治动荡、经济一般、物质匮乏，但对我们这个年代出生的小孩而言，是介于幸与不幸之间。所谓幸指的是当时的我们，真的穷得只剩下快乐，不知忧愁为何物，只要不饿肚子，有衣服蔽体（尽管衣服是各种碎布缝制而成），没鞋穿，赤着脚，跑得比骑自行车还要快。”<sup>27</sup>

接着，爱薇也于其自传中记载了马来西亚独立以前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马来西亚共产党-英政府颁布紧急法令事件（紧急状态时期）。原文如下：

“……有些记忆，不仅无法忘记，甚至还清晰地留在脑海里。尤其是当年英军为了对抗马共而实施的紧急法令（1948年——1960年），将武吉摩列为黑区，整个村子用铁丝网团团围了起来，村民犹如笼中鸟，插翅难飞。”<sup>28</sup>

“英军”、“村子”、“铁丝网”——这是独属四、五十年代马来西亚人民的记忆，也是马来亚过渡至马来西亚的过程中不可或缺却可说是讳莫如深的历史。在1948年7月12日，英国殖民政府为了镇压及打击马共反殖反帝的武装独立运动，正式宣布马来亚联合邦进入“紧急状态”，大规模的军事剿灭行动从此拉开序幕。对此，为隔断马共与人民的联系、彻底断绝他们从垦耕者手中获取食物、药物补给、情报的

---

<sup>26</sup> 林水椽、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吉隆坡：益新印务有限公司，1984），页91。

<sup>27</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页40。

<sup>28</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页42。

可能性，英政府实施了集中营式的居民大搬迁计划<sup>29</sup>，强制将那些居住在偏僻地区、矿区、尤其居于森林边缘的垦民迁入“重置区”——四周被铁篱笆团团围住，出入口有武警严密监守着，居民需严格遵守由政府定下的宵禁指令，而这便是早期的“新村”。

由此可见，爱薇所描写的景象与历史并无二致，唯一一个细微的差别便是爱薇童年所处的“武吉摩”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弹丸小镇<sup>30</sup>，并算不上是为搬迁行动而组建的新村，只是笔者猜测因武吉摩属于矿区，所以亦被英政府列入“需管禁”地区之一；在此，仅凭一段句子，爱薇便将当年笼罩于全马来亚国民、尤其华族的历史阴影给诠释出来。

紧接着，爱薇也对这一段阴暗、曾一度不可言说甚至被列为禁忌的历史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回忆型描写：

“在我童年成长过程中，面对的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当时正值政府颁布紧急法令的非常时期，不时可以感受到风声鹤唳的恐惧，同时也亲眼目睹了这个法令，给人们带来诸多的不便……更让人胆战心惊的是，从大人口中，不时听到谁谁谁因为被怀疑接济马共而被逮捕，谁谁谁被驱逐出境；有的更是无端端地失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有一次，还亲眼目睹在学校旁边胶林的一棵大树上，高高吊着一个吐着舌头的男性。”<sup>31</sup>

于爱薇的描述，不难看出在紧急状态下，政府的草木皆兵和人民的恐慌不安。除此之外，这一段描写也引起了一些疑惑，那便是这一段文字与“回忆录”文体的高

---

<sup>29</sup> 何启才，〈从管制到自治：简论马来西亚华人新村的发展与现况〉，《马来亚大学华人文学与文化学刊》2020年第1期，页48。

<sup>30</sup> 详见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页36-39。

<sup>31</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页46。

度相似。何谓“回忆录”？据《大英百科全书》的归类，回忆录属于“非正式自传”，与“正式自传”同属自传一类；而因笔者将《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归于“正式自传”这一类别，为此笔者欲对此做出一个特别的阐述。

依据菲利浦·勒热讷以及各名学者对“自传”与“回忆录”的阐释：“回忆录”是以作者身处年代的事件、历史为重心，即“它的叙事对象不只是个人的生活，而是个人所隶属的团体和社会历史”；而“自传”则是以作者个人、个性为重心，即“一个真实的人以其自身生活为素材……写成的回忆性叙事，它强调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个性的历史”。<sup>32</sup>

对此，回忆录和自传最大的区别在于叙事重点的偏颇，附加传主或作者本身对于记忆的处理方式——回忆之客观性（回忆录）与主观性（自传）。至于上述爱薇对英政府为镇压马共所采取的铁血手腕之描写，文中所流露的主观回忆性质便能很好地说明其为“（正式）自传”之文属类别。

于此，一个新的议题接踵而至：既然传主的记忆会在他/她进行回忆的过程中，出于要突出自传中某个重要的场景或事件、或为了凸显传主本身的个性，对这份记忆进行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更改或省略，那要如何确保自传的真实性？要如何准确识别他们/她们所写并非“自传体小说”而是“自传”？这便要涉及同为法国著名自传诗学家的菲利浦·勒热讷所提出的“自传契约”概念，而王成军先生对此做出了很好的解释：“……自传是一种建立在作者与读者相互信任基础上的体裁，自传作者在文本伊始便努力用辩白、解释、先决条件、意图声明与读者建立一种‘自传契约’”<sup>33</sup>。

---

<sup>32</sup> 雷莹，《中国现代作家自传研究》，页8。

<sup>33</sup> 王成军，〈自传文学关键词〉，《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页17。

对此，笔者且将此理解为“传主在撰写自传的过程中虽将有意或无意更改或省略其对原本记忆的叙述（写成文字的时候），可着一种‘更改’、‘省略’并非对原有事件、场景或本身个性进行扭曲或虚构，而是‘避重就轻’、‘扬长避短’，是一种‘选择性告知’”。因此，这可被称为“隐瞒”但绝非“欺骗”。

再者，爱薇这一段具有恐怖色彩的童年记忆与描写并非毫无根据，如报章、新闻所报导及记载的：

“在 1948 年至 1957 年间，在不同的时候，有三万四千人在无审讯下被监禁。在抗英战争最高潮的 1951 年，有一万一千人在同个时候被囚禁，这个数目不包括被囚禁少过 28 天的人。两万六千人，包括妇孺，主要是华人，其中也有一千八百九十三名印度人、锡兰人和印尼人及其家属被驱逐处境……”<sup>34</sup>

这一段文字和数据皆出自 2018 年《东方日报》为纪念紧急状态 70 周年之文章，在印证了爱薇童年记忆之真实性的同时，亦适当曝露那一段曾被刻意隐藏却无法被忽略的民族抗争历史。

## 第二节 以“对话”书写的“自我历史”：爱薇的童年记忆和故乡情怀

继爱薇于其自传所展现之现实历史（笔者愿称其为“显性历史”），爱薇自传中的“自我历史”，便是所谓的“隐性历史”也是值得令人探究的部分。在进入正题之前，笔者有意对爱薇在其自传所运用之书写策略做出一个特别的论述，那便是“对

---

<sup>34</sup> 张永新，〈1948-1960 年紧急状态 70 周年〉，《东方日报》，2018 年 7 月 1 日，<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wenhui/2018/07/01/249423>。

话”书写。爱薇擅用“对话”的方式或形式道其过往云烟，而她的“对话”书写手段共分为两类：其一、以通篇对话的形式道出往事的来龙去脉；其二、以一段对话为伊始，开展一段对于往事的叙述。

于此，笔者欲特别阐明的一点是此处的“对话”书写并非典型的“对话体”，如“先秦诸子散文由语录体转向专题论文过渡时的一种散文形式”、“以对话的方式记录的问难答疑或与时人论辩”、“以问答的方式逐步深入问题，并在论辩中体现逻辑思维特点”<sup>35</sup>；亦并非如《文学批评与文体》所描述的，是以“辩证思维”和“二元对立统一”为基础与原则构成的“对话型文体”<sup>36</sup>，而更偏向于《文艺创作知识辞典》、《文体分类学》以及《中国写作学大辞典》对“对话体小说”的定义那般，以“运用对话叙述事件”、“以人物的语言展开故事”、“两人对话”、“一人谈话展开情节，另一人充当听者”的方式书写。<sup>37</sup>

再者，笔者亦欲阐明此小节所将提及之“自我历史”、“隐性历史”意指爱薇自传中的童年叙事及其故乡情怀。于此，笔者将剖析爱薇自传中“对话”书写的功用，并在此基础上探究爱薇的童年叙事和思乡情怀。对此，由于爱薇自传中有关童年的回忆与书写之比例较高，因此笔者将会把重心放在以“对话”为其主要书写模式的童年回忆与思乡愁绪之上，集中探究爱薇如何将其童年记忆与故乡情怀融入“对话”，又如何运用“对话”深刻反映其童年及乡愁；在此，亦因篇幅限制，故笔者将挑选自

---

<sup>35</sup> 〈对话体〉，中国大百科全书，2022年1月20日，<https://www.zgbk.com/ecph/words?SiteID=1&ID=132818&SubID=44193>。

<sup>36</sup> 蒋原伦、潘凯雄，《文学批评与文体》（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页206；页208。

<sup>37</sup> 朱花蕾，《沈从文“对话体小说”艺术论》（长沙：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论文，2018），页1-2。

传中一至两个特别凸显爱薇童年记忆和思乡情绪、并且是运用“对话”这一书写策略进行刻画的案例，对其进行分析讨论。

首先，爱薇在叙述她“生不逢时”之后<sup>38</sup>，为凸显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尤其老幼妇孺）以及患难时人们守望相助的精神，爱薇描述她在襁褓时期常因母亲奶水不足喂养而饿得哇哇大哭，这时一起逃难的友人将会施舍米汤予她的母亲，用以解决当时爱薇的温饱问题。因此，“米汤”便成了爱薇幼年、甚至是她此生最为特殊的记忆，而爱薇是如何表达她这一份独家记忆的呢？她以一段成年后的记忆——应友人之邀与其共进晚餐、友人为其准备特定饮料为始，道出她对“米汤”所怀揣之特殊情感：

“有一次到厦门，一位教育界的朋友请我到滨海路某家餐馆用晚餐……我看了好生奇怪，既不是茶，又不是开水，还沁出一股淡淡的香味。朋友开玩笑的要我猜这是什么饮料，我啜了一口，马上回答：‘我知道了，这是米汤，不错，是米汤！’‘哗，爱薇老师，您太厉害了，怎么一猜就中的？’其实这哪算厉害，这不仅是襁褓中的救命粮，也是小时候的家常‘饮料’呢。”<sup>39</sup>

紧接着，爱薇便将此话题延伸至她的母亲在其幼年之时烹制“米汤”的过程，一并简述了“米汤”的制作方式。尔后，她亦感叹道“数十年后的今天，真没想到还有机会尝到这久违的米汤，无异有‘琼浆玉液’的感觉”，进一步揣测或认为“相信30岁以下的年轻人，大概不知道米汤为何物了。”<sup>40</sup>——由此可见，“米汤”不仅承载且占据着爱薇一部分的童年记忆，亦不失为爱薇缅怀其童年的情感媒介。在此，那一句“琼浆玉液”于笔者而言深有其意。

---

<sup>38</sup> 详见第一小节之“马来亚日据时期”部分。

<sup>39</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页47。

<sup>40</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页48。

在科技发达、物质富足、食物充裕的现时代，“米汤”这常出现于上一时代饭桌上的“平民食品”，在这时代、爱薇的眼中竟成了“琼浆玉液”，道出了古典或古早味食品于现时代难寻之事实，亦变相地表明某些食品因不再被市场需要而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之现象。对此，当一份久违的记忆在某一天突然出现于前，那份意外之惊喜便足以令人印象深刻，正如同爱薇之“米汤”一样，在其自传中虽篇幅短小，却也足以让其读者留下记忆。因此，爱薇这一段叙述不仅隐晦地表达了不同时代下，家庭饮食及市场饮食所存在的细微变化，亦充分向其读者表达了童年之弥足珍贵与不可忘怀。

接着，爱薇于自传中对于她自身童年之叙事不仅有“喜”之一面，亦有“悲”的一面。于自传中，爱薇曾表示她生于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即男主外女主内：父亲负责赚钱养家，母亲负责操持内务；爱薇的父亲亦是非常传统的、拥有大男子主义的男人，而她的母亲则是对属于对丈夫言听计从、兼具女性传统形象的贤惠妻子。为此，自小性格倔强的爱薇曾在她父亲那里受了不少委屈，而这些记忆亦伴随着爱薇成长，直至她做了母亲，这些记忆依然深埋于她的脑海之中，等待着某一天的某一时刻，记忆中的某一个关键按钮被无意触碰，那些深刻的回忆便将排山倒海般喷涌而出，无法停止亦无法阻挡。正如同爱薇自传中，她对于“血”的记忆：

“‘妈妈，快来呀，弟弟流血了！’

‘血？’听到血字，神经本能地紧张起来，好像被某种利刺狠狠戳了一下……只见七岁的幼儿，膝头跌破了一个洞，鲜红的血，像一道小小的细流，不断地从受创的伤口流到地上，滴在我的心坎里……望着孩子脸上未干的泪珠，刚才看到血的刹那晕眩，心湖却像翻滚的波涛，冲击着尘封了几十年记忆之门，一声惊叫，犹如划破了长空：



‘阿母，快来呀，妹妹找到了，原来她躲在这里！’迷迷糊糊中，听出是大姐的声音，那年，我八岁，她十一岁。”<sup>41</sup>

这段描述是爱薇“血的回忆”的开头，而这可算得上是爱薇于其自传中所描写的一段最血腥的童年回忆。为阐述这一段灰暗且鲜红的记忆，爱薇以一段现如今发生的意外——小儿子摔倒受伤、伤口血流如注作为铺垫，中间佐以一小段内心独白作为对“血”有着应激似反应的映衬，将时空从“现在”倒回“过去”。于此，爱薇以其精妙的文字技巧，即以“妈妈，快来呀，弟弟流血了！”呼应爱薇的家人在找到爱薇之后的一句“啊，阿母，你看，地上很多血！”<sup>42</sup>——两个不同时空、不同背景下的场景相互重叠而没有重合，以“血”字切题的同时，亦为这一场回忆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在此之后，爱薇以倒叙的叙事手法，向读者交代了这一段“血腥”事件的始末与事情的导火线——即一个意外被爱薇磕碎的碗。当时爱薇与她的家人正在吃晚餐，而一向进食速度迅猛的爱薇在吃完饭、拿着空碗站起来的瞬间，坐在一旁的二哥也与她同时站起，导致爱薇手中的碗因身体失衡的缘故撞向了一旁的石墩，碎了一地。那时，爱薇的父亲在愤怒情绪的诱导之下，不由分说的往爱薇瘦小的背上重重地拍了好几下，而爱薇也因承受不住成人掌力而被拍倒在地，身体正好压在碎片上。那时，爱薇感到她手臂一阵剧痛，可她并没有在意，因为比身痛更难受的是她父亲对她的态度，而她也借由“离家”之行动对父亲的暴行给予回应及反击——“……我立刻从地上爬了起来，用憎恨的眼光望了眼前这个盛怒的大男人一眼，飞也似的往屋外跑……”。<sup>43</sup>

---

<sup>41</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页 78。

<sup>42</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页 78-79。

<sup>43</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页 81。

在这之后，爱薇虽终发觉她手臂上的伤口，可“生性倔强”的她并不愿意回去，抑可说是不愿向她的父亲服软、想为自己争一口气，所以选择躲进一间早已废弃且破旧不堪的屋子。

在这个时候，爱薇也终于道出了她对血“本能性地紧张”、“一刹那眩晕”的根本缘由——曾失血过多的经历。她是如此描写道：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忽然觉得脑袋一阵晕眩，四肢无力，眼前金星乱冒。低头看到地上形成一个小圈圈的一滩血，身子不由自主得打了个冷颤。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那是一种害怕的自然反应。”<sup>44</sup>

于此，除去爱薇对于其失血的描述之外，她的性格特征亦展露了出来——即刚硬、倔强。在这回忆的场景中，爱薇在遭遇父亲的不公对待时没有哭、在因愤怒离家时没有哭（反而是脑袋一转，想到躲到一个旧房子里），直至在意识到自己生命受到威胁的那一刻，才突感害怕而本能地哭出来。对此，这便充分展现了爱薇性格中强韧（不服输）、反应迅速（立刻想到“避难所”）的一面。

在回忆的最后，爱薇也表明了了她对此童年事件的态度，即“……这不是一道简单的伤痕，而是一道刻骨铭心的心痕，任是岁月流逝，也无法消失。”<sup>45</sup>正如她的自述，虽然当年的伤疤已经萎缩成只剩四五厘米的长度、当医护人员问起伤疤的由来时也能笑着回应那是自己小时候顽皮造成的，可自己心里清楚这道伤痕的长度在记忆里、在心里是永恒不变的，所受的伤也并不是自己的原因导致的，只是时间淡化了记忆中

---

<sup>44</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页 82。

<sup>45</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也 82。

的疼痛、屏蔽了人类对于伤痛的感知，可是时间并无法带走那些记忆，就如同爱薇的那一句“任是岁月流逝，也无法消失”，寓示着伤害是一时的风暴，更是一生的潮湿。

接着便到了爱薇自传中的“故乡情怀”这一部分。

首先，爱薇的故乡情怀初现于其从国外回来、出了机场之后，她与出租车司机的谈话之中。爱薇先以“一样的童年，不一样的场景”为始，透过她与司机之间一问一答的对话模式，如“安蒂，你的马来话讲得不错，是吉隆坡人吗？”、“不是，我是来自柔佛麻坡的 kampung”、“哪个 kampung？”、“Parit Jawa 的 xxx”<sup>46</sup>，循序渐进地带出“家乡”这一主题。尔后，爱薇再延续对话之书写形态，即“哎呀，太巧了，想不到我们是来自同一个 kampung（司机）”、“是吗？你住在哪一带？（爱薇）”、“那里是不是又一条长河？（司机）”、“对呀对呀，你也知道？（爱薇）”，直白地展现其对故乡的眷念。

在这一部分，爱薇也借由其与司机同为“同乡人”的身份，与司机分享并述说其童年。在此，记忆中故乡的轮廓逐渐清晰、与同乡人对于故乡景物的记忆重合令爱薇不禁感叹道“……仿佛一下子回返时光隧道，虽然我们年纪差了那么一大截，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童年记忆。”<sup>47</sup>，可见“童年”、“童年回忆”在女性的自传中是具有一定的、重要的意义。紧接着，在此部分，爱薇亦通过司机的对白，即“住在 kampung 时，看到华人和马来人相处融洽，来往密切。然而，到了大城市后，大家反而变得陌

---

<sup>46</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页 55。

<sup>47</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页 55-56。

生了、有隔阂了。”、“我与他颇有同感”<sup>48</sup>，精确地展现了她的思乡心绪，尤其充分表达她对于其家乡氛围、邻里之间那充满和爱真诚关系的缅怀。

于此，爱薇在展现其“故乡情怀”的主题以外，她也有意通过她掺杂在“对话”中的回忆性叙事之书写策略，诠释大马国民团结友爱的民族精神，如她在文段的最后写道：“我们的故事或许可以当成“马来西亚一家人”的最好诠释，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回忆，过同样的童年……没有猜忌，只有包容、尊重”。<sup>49</sup>

接着，爱薇的故乡情怀也体现在她与家人出国旅游的时候，只不过此处的“故乡情怀”更偏向于诠释“乡音情结”，即通过“乡音”反映“对故乡的思念之情”，而此处“思乡”的对象也不仅仅只限于爱薇一人。如爱薇与她的孙子在法国游玩之际<sup>50</sup>，为避雨而躲进一家纪念品专卖店，并由此解锁与店主的缘分——即爱薇在得知店主同为潮州人后，主动与其说起潮州话，使店主意外与欣喜交加，主动提出“自己人，自己人。你看看有什么适合的，你选吧，我会给你一个特别折扣。”；而爱薇也巧妙地运用其孙子一句对白：“奶奶，原来会讲家乡话还可以占点便宜呢。一般上这种店都不打折的。”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语言也是记忆中故乡的一个组合部分——语言触发异国人或异乡人的思乡情绪。

对此，所谓的“给你一个特别折扣”，其实给的不是折扣，而是离乡背井的人回馈上天让他们在异国得以遇见同乡人的谢礼；所谓的“会讲家乡话还可以占点便

---

<sup>48</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页 56。

<sup>49</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页 57。

<sup>50</sup> 爱薇的孙子当时是在法国当交换生。

宜”，其实占的不是便宜、也没有所谓“占便宜”，因为这是故乡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

由此可见，爱薇以其巧妙的对话”书写策略和倒叙的文学手法，恰到好处地展现其自传中的童年叙事及故乡情怀。观上文便可知爱薇擅用“对话”带领其读者进入她自传中的世界，而她也擅用直白却精确的文字向读者传达其思想和主题。与此同时，爱薇亦擅长以“旁敲侧击”式的叙述手段，即通过他人表述自身的观点；最后，爱薇也在其对话书写中表露其强烈的个性与人格魅力——倔强刚硬的性格与积极热情的生活态度。

### 第三章 “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主体个性与人生观 书写

本章节主要探析爱薇于其自传书写中所彰显之个性与价值观。于本章第一小节，笔者将透过爱薇于其自传中的童年叙事、其少年时代经历之书写，并佐以上章第二小节所提及的某一案例，以探究爱薇之内核为首要目的，论析爱薇“坚毅刚强”的主体建构与个性诞生之过程与根源；尔后，于第二小节，笔者将以第一小节对于爱薇主体建构与个性诞生之论述为辅，并以爱薇自传之整体论述为基调，探究及论析爱薇于其书写中所展露之人生观。

#### 第一节 “坚毅刚强”的主体建构和个性诞生

“人是通过他的历史，尤其通过他在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成长得以解释的……识别一部自传最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看童年叙事是否有能够说明问题的地位，或者更普遍来说，叙事是否强调个性的诞生。”<sup>51</sup>

---

<sup>51</sup> 引述自雷莹，〈论现代作家自传的成长叙事〉，《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页59。

这一段引文出自于法国学者菲利浦·勒热讷之《自传契约》，引述于雷莹期刊论文〈论现代作家自传的成长叙事〉，而这段文字也充分表达了笔者意欲透过爱薇自传中的童年叙事、少年经历探析爱薇个性的诞生与其主体建造的主要原因。

在此，爱薇是如何通过其自传中之童年叙事、少年经历展露其“坚毅刚强”之个性？“孩提时代的童年生活自然是以家为核心的，童年回忆必然围绕家庭展开……”<sup>52</sup>，对此，这便要沿用笔者于上章所提及之案例——“血的记忆”。于“血的记忆”，八岁的爱薇因于父亲发生不快赌气离家出走；在出走的过程中，爱薇惊觉自己负伤，可她宁可躲进一间废弃已久的旧屋子，也不愿回头与父亲服软，甚至自己的伤口血流不止、即将失血昏迷之际，亦只是躲在废屋角落默默哭泣，而不曾想回到那个对自己施于暴力的家，直至一个多小时之后母亲和姐姐找到了她，她才就此脱离险境。爱薇此行此举虽在他人看来是“顽固”、“倔强”，甚至是“可笑”兼“不可取”的，可这亦不失为一种“坚韧”、“刚强”、“有骨气”的性格侧漏。

再者，爱薇之“坚毅刚强”的个性也不止体现在这么一个事件当中，其中还包括其为母亲寻找接生妇事件。于此事件，爱薇是如此开头的：

“积极的思想，产生积极的效果，绝对认同……远在70年前，两个女孩子，一个11岁，一个13岁，胆敢在夜深人静时……走了将近一公里的夜路，请来接生妇，为即将分娩的母亲接生。那两个主角，就是我和姐姐……”<sup>53</sup>

在此回忆的场景之中，姐姐并不是第一个发现母亲临盆在即的人，而是听觉一向灵敏的爱薇首先听见了母亲的呻吟声而一把推醒一旁正在熟睡的姐姐。在经历了

---

<sup>52</sup> 陈晖，〈爱与伤：现代女作家童年叙事的双重底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9期，页214。

<sup>53</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页89。

“叫爸爸，爸爸不灵”（没事人似的呼呼大睡）、“叫哥哥，哥哥不应”的情形之后，爱薇当即做了一个决策——向姐姐提议一同去找来住在距离她们家一公里以外的接生妇为母亲接生。

在那个政局动荡、举国上下都惶恐不安的年代<sup>54</sup>，当时年仅十一的爱薇因担忧母亲安慰而毅然在夜深人静时为母亲寻谋生路，可见她大胆之性格。在此，爱薇也曾有过胆怯，如“……我找了支大手电筒，刚一打开门，一阵清冷的夜风，迎面扑了过来，禁不住打了一个冷颤……”，可当想起母亲痛苦的神情，她还是“……强装镇定地对姐姐说：‘快走吧’……”，可见其为母亲可豁出一切之精神，亦凸显其不符于龄的成熟与刚毅之个性。<sup>55</sup>

承接上文，在爱薇的妹妹出生不久之后，爱薇也曾做出一些大胆且勇敢之事，即阻止父亲将妹妹送于马来村长。在上一年代，华人家庭因受重男轻女的观念影响，为此“送女婴”或“卖女婴”之事经常出现于当时的华人社会中。虽然此些事件并无文献资料记载，可它确实真实存在且发生过，而这对于当时的华人社会而言是极稀松平常之事。对此，当时爱薇为保住妹妹而做出之举措，在笔者看来实为前卫与果敢。

那时，爱薇为了终止“将妹妹送人”之计划，在“交易”当日、村长前来之际，立即将妹妹抱走躲到附近的草丛，直到姐姐前来报讯，才抱着妹妹回到家中。虽然爱薇的下场惨烈，可对于爱薇而言，她是庆幸的，因为她成功为妹妹在这家中挣得一席之地。对此，爱薇这一勇敢之举除了体现其刚毅的个性之外，亦可被视为女儿对抗父亲、女性对抗封建男权社会的文学符号。

---

<sup>54</sup> 当时正处四十年代末，即仍在紧急法令的年代范围。

<sup>55</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页 92。



由此，以上桩桩事迹与案例皆已表明爱薇“坚毅刚强”之个性。为此，究竟是什么因素形成了她“坚毅刚强”之性格？正如芮渝萍所言：“成长不是一次性的行为，人总是在各种不同的经历中不断成长。”<sup>56</sup>对此，爱薇“坚毅刚强”的主体是如何被建构、其个性是如何诞生，笔者将在接下来之论述中一一分析探究。

首先，爱薇曾在自传中写道：

“上小学之前，我是母亲口中好动不羁的‘野丫头’，在镇上到处溜达……在广阔的胶林奔跑……在浅浅的河道里，玩水摸鱼抓虾……心血来潮时，跑到镇上认识的邻里人家当义务小保姆等等。现在想来，也许是因为这些户外的沃野，塑造了我开朗、乐观，不受拘束和坚韧不拔的性格。”<sup>57</sup>

于此，爱薇道出是她童年时代那淳朴、纯粹之乡野风气造就了她不羁、坚韧的个性；而邱克威博士也曾表示爱薇曾经朴实无华的童年生活确实是现今都市小孩所难以想象的，并且爱薇以其童年构建而成的“自然乡土”亦是现今社会所难以触及和想象的。<sup>58</sup>对此，可见地域环境对于个人性格与写作所形成之影响。可对此，于笔者而言，爱薇之所以得以形成其“坚毅刚强”之主体与个性，虽不外乎环境、地域，可更在于她的家庭氛围以及其童年和少年经历。

于上章，笔者曾提及爱薇出身于一个典型的传统华人家庭，即父亲养家母亲居家，而她的父亲同时是一个拥有大男子主义的传统父亲。如爱薇在其自传〈父女和解〉一题中是如此描述的：

---

<sup>56</sup> 引述自雷莹，〈论现代作家自传的成长叙事〉，页 62。

<sup>57</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页 194。

<sup>58</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页 48-49。

“从小到大，父亲在我们兄弟姐妹的心中，始终是那个强势、固执己见，独断独行的男人；他的意见，就是‘圣旨’，谁也改变不了他，有什么要求，都是由母亲居中传达……还有他的‘重男轻女’的旧观念，也几乎让我和妹妹成为异族人家的女儿……”<sup>59</sup>

于此可见，爱薇于其自传中所塑造之父亲形象，符合陈玉玲书中所描述之“伟大父亲 (the grand father)”形象，即“父权制家国的灵魂人物”、“父权制的具体化身”；“伟大父亲”的形象在女性自传中普遍分为两种，一为“受人崇拜的英雄”、二为“令人不寒而栗的恶魔”，此二者的共通点便是他们那“至高无上的权利”，而此“权力”则泛指“父权制度中所有的统治者”。<sup>60</sup>在此，笔者欲阐明自传中爱薇父亲乃兼具“英雄”与“恶魔”这两种形象，因据爱薇记述，她的父亲擅手工，任何废物到了她父亲手中都可被“化腐朽为神奇”；她的父亲也会在他们兄弟姐妹小的时候念金庸的武侠小说予他们听，间接启发了爱薇对于读书与写作的兴趣。对此，笔者且将爱薇父亲这些举措纳入“伟大父亲”之“英雄”的角色中。对于“令人不寒而栗”的“恶魔”角色，如上述之例子，在爱薇的家庭中，其父亲是扮演着“不可被违抗”的“统治者”角色；尔后在爱薇的补充描绘中，其父“约 180 公分左右”的身高、“高头大马型”的身段、“不苟言笑”的人物特性，足以让其兄弟姐妹“故意避之”。在此，爱薇父亲犹如其“子女命运的主宰者”，在“担任照顾养育的任务”的同时，“却也掌握生杀大权”。<sup>61</sup>

---

<sup>59</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页 70。

<sup>60</sup> 陈玉玲，《寻找历史中缺席的女人：女性自传的主体性研究》（台北：南华管理学院，1998），页 87-88。

<sup>61</sup> 陈玉玲，《寻找历史中缺席的女人：女性自传的主体性研究》，页 93。

于此，在这稍显压抑的家庭氛围、极具传统典型特色之华人家庭长大的爱薇，并没有被规范成为父权制下扭曲的女性形象，如女性必须“服从男性的引导，隐藏自己的需求”、女性“必须根据男人的意愿设计自己的生活”、女性“必须善解人意”等<sup>62</sup>，而是以一种“物极必反”的自我意识觉醒，勇敢地向代表着“强权”、“父权”、“统治者”的父亲宣战，以为自己争取权益。

于前文，笔者所举之案例如“血的记忆”与“母亲临盆事件”偏向于展露爱薇个性中“自带”、“天生”之性格，如倔强、刚硬、胆大等等；“护妹妹事件”则偏向于展露爱薇意识的无意识醒觉，即以保护妹妹为前提，对父亲霸道专制的行为做出反抗的举动。对此，笔者之所以认为这乃一种无意识的意识觉醒，是因当时爱薇意欲留住妹妹的心绪大于其反抗父权的意识反应，而那时抱走妹妹的人选并不落在其他兄弟姐妹的身上，反落于爱薇的肩上，说明他们亦认为爱薇是他们之中胆敢与父亲对抗的小孩，恰恰映证了爱薇之个性与主体正逐渐成立之过程。

于此，爱薇真正有意识地对其父权进行反抗，是在她小学升中学的时候。爱薇是如此开始道：“……权威也有面对挑战的时候。”<sup>63</sup>在爱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自认为可以顺利升学之际，她父亲却认为“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出嫁了还不是人家的？”，自认能让女儿顺利完成六年的小学教育已是极度慷慨之举；对此，爱薇虽遭受父亲的反对却不曾气馁，而是“想方设法全力去争取！”<sup>64</sup>因此，她找来了最疼爱她的英语老师与校长轮番当说客，却皆以失败告终。对于这种情形，若是循常人之思、再佐以当时之时代背景，人们应该就此放弃了；而在此，爱薇虽也曾陷入绝望，

---

<sup>62</sup> 陈玉玲，《寻找历史中缺席的女人：女性自传的主体性研究》，页 84。

<sup>63</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页 72-73。

<sup>64</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页 72-73。

可当她在看见同伴的女同学都在忙着置办升学用品时，强烈的欲望驱使爱薇使出最极端的手段，即绝食，作为向其父亲表明她欲上中学的决心，如她所言：“没能上中学，人生又有什么意思？”<sup>65</sup>

在此，爱薇之绝食手段除了是她表明态度的一个极端行为，这也可被视作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与对抗“父权制家园”的象徵。“……眼看升学无望，又不想步性格温顺、言听计从的姐姐被迫停学的后尘……”——这是迫使爱薇使出“绝招”的诱因，亦是体现其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关键。于此，爱薇的姐姐已在“父权制家园”下的“言语中心主义”<sup>66</sup>——即是以性别对女性之思想、行为进行控制与约束，进而达到“父权至上”的目的，被规范成为一名合格的女孩。爱薇不愿如姐姐一般，成为任由别人宰割的羊羔，不愿刚开始的青春就此蹉跎，对此她勇敢挑战了父亲的威严、对抗存在已久的父权制家园，只为自己挣得一线希望。

于此事件，爱薇的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即她成功为自己争取上中学的机会，成为全镇第一位女中学生。这是独属于爱薇在其年少时对其父亲霸权之抗争，而在他人眼中或许将被视作“幼稚”、“不体恤父母”、“叛逆”的行为，可在笔者看来，爱薇透过与代表着强权的父亲的对抗，透过其自传之反抗性论述（counter-discourse）<sup>67</sup>，确立并构成了她自己的主体，并也使其个性逐渐明朗。

---

<sup>65</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页73。

<sup>66</sup> “父亲或丈夫的命令是“言语中心”的具体表现”，详见陈玉玲《寻找历史中缺席的女人：女性自传的主体性研究》，页77-79。

<sup>67</sup> 洪珮菁，〈近现代中西女性自传研究——回顾与展望〉，页273。

接着，于绪论，笔者曾引雷莹之言论，乃是其说明传主的童年体验所建构的心理图示具有规约或控制传主成年以后的行为方式和行为特征的潜在功效，而这也适时地反映在爱薇身上。

爱薇于其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所经历之种种事件，形成了专属于她之强烈的个性与主体，即“坚毅刚强”——“坚毅”为“坚毅果敢”、“刚强”为坚强不屈；而对此，爱薇这一种“坚毅刚强”的主体与个性更反映在爱薇成年后，在面对生活中种种变数的态度与处理方式上。笔者将举爱薇自传中一案例说明之。

于爱薇自传中，她主动袒露其破败的婚姻，并选择在思想环境尚未开放的年代自主选择结束一段失去忠诚的婚姻，携带三个小孩回到故乡小镇生活，默默忍受那些闲言闲语。在此，爱薇在发现自己的丈夫出轨时，她是如此阐述的：“我既没有天崩地裂，也没有晴天霹雳般的感觉，只觉得人生何以丑陋至此？”<sup>68</sup>，可见爱薇过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与冷静之态度，而这一切都源自于其建构起来的稳定之主体与个性，即“坚毅刚强”；而爱薇对于她所做的决定，是抱持这一种态度的：“……我选了一个最恰当的时机，结束了一段痛苦的婚姻。随后的这数十年，虽然历经种种困境，但无悔。”<sup>69</sup>，更印证了爱薇之主体性与个性特质。

## 第二节 爱薇式哲学：爱薇的人生观

---

<sup>68</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页 147。

<sup>69</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页 144。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牌局，爱薇用智慧将手上的坏牌翻转，笑吟江湖；如果说人生是旅途，那么背着背包的爱薇，跋涉山川，看尽风景，丰盛了自己的生命，也给后辈当了指针，引领他们前行……摊开她的自传，走入每一个场景，咀嚼每一个故事，都会给我们深深的启发。作为一个女性、一位母亲、一个教育工作者，她都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在这部自传中，爱薇老师给我们讲述她珍贵的人生故事，分享她独特的人生思考和体验。我相信，我们都会生命的品读和碰撞中，获得滋养和启迪……”<sup>70</sup>

以上两段文字分别出于永乐多斯博士与方卫平教授之笔。这是他们写予爱薇自传之序文，亦恰当且充分表述笔者意欲探析爱薇于其自传书写所展露之人生观的终极缘由。

于此，何谓人生观？人生观可被诠释为人们在生命实践中形成对于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人们对于人生道路、生活方式的总和看法与根本观点。因此，个体的人生观决定着他们实践活动的价值取向、目标、选择，也决定着他们的具体行为模式和对生活的态度。对此，笔者以为，人生观可被视为个人根据过往经验与不断更新之生活实践而对其人生、其生活抱持着特有之态度的基石，是个人特有之行为模式与选择意向的标杆，是“人”对于“生”的“观点”。为此，笔者将以爱薇于其自传书写中所显露之人生观为前提，对她在自传中所透露之教育文学观与处世观进行探究与论析，并举例说明之。

---

<sup>70</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页 21；页 31。

首先是爱薇自传之人生观书写所体现的教育文学观。于上文，笔者尚且提及爱薇于年少时艰辛的升学经历，而这也为后来爱薇对于教育的看法与心境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于自传中，爱薇在记叙有关其故乡小镇之面貌、述说小镇因其职业发展比不上大城市而人口严重流失时，她感叹道：“……所幸还有一些务实的年轻人……愿意选择留在家乡，另辟蹊径，发展自己的事业，或照顾父辈留下来的产业，过安定的日子……”；在这之后，她亦对现今社会对于后辈教育的进步思想表示赞扬，如“……尽管他们本身只是念完小学或中学……但对下一代的培养却不遗余力，将孩子分别送往国内外大专院校，突破了父辈“置产业比读书更重要”的守旧思维”。<sup>71</sup>

因此，在无限的感慨中，她亦流露出了自身对于教育之看法，乃“再穷也不能穷教育，不仅是华人固守的理念，也是“教育改变命运”的最佳途径……”，亦欣慰道“……镇里的女孩，再也无需重演我当年为了升学，几乎丢了小命，和家人大闹“革命”的故事了……”。<sup>72</sup>在此，爱薇在表明她的教育观的同时，也在其自传中向其年轻读者展现了现今社会对于教育的看法与理念之进步与突破。

紧接着，爱薇之教育文学观也体现在其自传的第四章〈春雨润物细无声——难忘师恩〉。在这章节中，爱薇记叙她在留学生涯里所遇之良师，细述他/他们对她的帮助与启发，而在此便要提及爱薇的地理老师陈堃德与英语老师谢舜明：于地理老师陈堃德，他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开启了求学时期的爱薇“行万里路”、畅游于这诺大世界之想法，而爱薇在不久的将来也真“周游列国”，并也将她的旅游经验化为文字，出版了《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地图在我心中》等旅游散文集。除此之外，陈堃德

---

<sup>71</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页 39。

<sup>72</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页 40。

老师也让爱薇领悟“有效力的教学，并不是老师多会上课、多会说话……而是要看教育心态和教材。”<sup>73</sup>；于英语老师谢舜明，她思想前卫、不时向正求学的爱薇与其他女同学灌输一些新思想与新观念，而爱薇亦表示这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对她后来的人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sup>74</sup>再者，谢老师卓越的讲故事能力，以及她在课室为学生们置办的读书角落，也让爱薇在无形中培养起看书的优良喜好。

康·巴乌斯托夫斯基曾言：

“对生活，对我们周围的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就是诗人和作家。”<sup>75</sup>

于笔者而言，这一段文字充分且恰当地表达了陈堃德老师之教育方式对于爱薇的影响。在笔者看来，若非陈老师对于地理科目之生动诠释对爱薇造成潜移默化般的影响，她也不会明确知道和迅速确立其性格取向和志趣，从而在未来出版数部旅游散文。接着，对于“读书”、“阅读”，爱薇曾言：“现实世界永远杂乱的像原始大莽林，而书的世界永远有条有理，囊括了大部分人类精神生活的精华”、“阅读就像一个鹰架，让我们慢慢爬到巨人的肩膀，有了这个能力之后，你才能站得高，看得远”、“阅读是一辈子的事”<sup>76</sup>——由此可见爱薇对于阅读之重视与其所认为之阅读的重要性。于此，可见得遇良师对一名学子一生的影响，而这也侧面地呼应了爱薇与其父抗争时曾说之“……没能上中学，人生又有什么意思”之深意与远见。

---

<sup>73</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页 117。

<sup>74</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页 122。

<sup>75</sup> 引述自陈晖，〈爱与伤：现代女作家童年叙事的双重底色〉，页 217。

<sup>76</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页 209-211。



接着便是爱薇自传之人生观书写所体现的处世观。于上文，笔者曾浅略提及爱薇破碎的婚姻，以及她身处于传统的年代却能毅然决然结束这段无可救药的婚姻的决定与勇气，充分展现了她“坚毅刚强”的主体建构和个性诞生。对此，爱薇在离异、成为单亲妈妈之后，回到故乡之时，曾历经且遭受过不少苦难，可于其自传书写中、如庄蕙洁所言：“她并没有以意识形态来诉说苦难的流程，而是以自己的哲学来为生命做判断”。<sup>77</sup>因此，爱薇于其自传中所呈现之“悲观处境·乐观生活”的人生观与处世观，除了令人动容以外，亦值得让人一探究竟。

在爱薇离异、携带孩子回到故乡与父母居住之时，她所要面对不仅仅只是镇上的闲言碎语，还需要面对来自同是与父母同住的二哥的莫名敌意。爱薇在归乡之后，其实并没有对父母与二哥原本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她们一家四口所住之地，是老屋范围中、依傍着胶片制作坊而搭建的一个小房间，或可被称为储藏室。面对这般居所，爱薇并没有埋怨，反倒说出这一番话语：“在我简单而坚定的人生观上，人，只要活着，很多外在的困难和不足都可以克服，将不可能化为可能。”<sup>78</sup>由此便可映证爱薇“坚毅刚强”的个性与主体，呼应前文爱薇所道之“积极的思想产生积极的效果”的同时，也言明了爱薇的人生观与处世态度，即乐观、积极、坚强。

再者，因二哥对于爱薇一家的存在特别“感冒”之缘故，致使即便是小孩之间一些鸡毛蒜皮、芝麻绿豆的小事都足以闹得全家鸡犬不宁。在父亲的缄默、母亲的劝导，以及爱薇的自尊心驱使下，她搬离了老屋，并在属于父亲的胶林园搭建了一座属于自己的小屋。对此，她是如此说道：“这下我们终于有一间真正属于自己的屋子了，

---

<sup>77</sup> 庄蕙洁，〈不可复制的女性生命之舞——品读爱薇的《我的人生》〉，<https://www.sinchew.com.my/?p=4222898>。

<sup>78</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页 75。

内心的欣慰和激动，难以形容。”<sup>79</sup>——区区一间在林区搭建的小屋子便足以让爱薇满怀欣喜与感恩，可见爱薇即使身处逆境却依旧抱持正面的心态。

紧接着，于自传中，爱薇亦通过一个对她自己而言“毕生难忘的经历”，完整地表述其人生观与处世态度。那是一个有关爱薇早起出门割胶，怎料自己忘了带火柴而导致被风吹熄的汽油灯无法被点燃，被迫无奈下只能待在黑暗的环境、枯坐在树根上，等待黎明的到来的故事。于此，爱薇亦有向其朋友提及此事，而她朋友的反应无疑是震撼且惊悸的，因为那且是天色未晓的昏暗胶林，更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对此，爱薇也表示“……说我不怕黑其实是假的……”，随后补充道：

“其实一个人从怕黑到不怕黑，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就是经历，然后接受”；“在非常时刻下，人往往能产生非凡的勇气和胆量，而这种突发的勇气和胆量，事后想起来都难免会大吃一惊，难以置信，甚至感到后怕。”<sup>80</sup>

可见爱薇即使面对困难仍可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对抗之，并在接受苦难之后，诠释出属于自己的一套哲学。正如爱薇在迎来破晓之后，写下的那一段文字：

“又跨过了生命中的另一个坎儿。原来在每个人的生命中，从成长到衰老，期间所碰到的形形色色的‘黑暗’，数不胜数。重要的是能在无数的“黑暗”中，面对它、解决它、放下它，相信最后一定能等到破晓的时刻，因为，无论黑夜再长，天，总是要亮的。”<sup>81</sup>

---

<sup>79</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页 75。

<sup>80</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页 172-173。

<sup>81</sup>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页 173。

借庄蕙洁之评：

“无论是在困顿中挣扎与救赎，或是在荒谬中揭露与批判，又或在反思中自省与承认，爱薇皆坦诚地展示一个女性从无助到蜕变、再到漂亮转身的本真状态。”<sup>82</sup>

这便是独属于爱薇的百味人生。

---

<sup>82</sup> 庄蕙洁，〈不可复制的女性生命之舞——品读爱薇的《我的人生》〉，  
<https://www.sinchew.com.my/?p=4222898>。

## 第四章 结语

“自传属于生命书写的一种”——笔者曾在绪论引用这一句话，而这句话也适合作为本论文之结尾陈词。

于《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爱薇透过回忆描写和重现四、五十年代的马来亚，并以此为背景，勾勒其童年面貌。于此，四五十年代那战火纷飞、人心惶恐的马来亚在其笔下被刻画得栩栩如生，而其儿童身份的叙事视角加持之下，亦为这一段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染上一层残酷的色彩——在震撼人心的同时，形成文本的张力。紧接着，在自传中，爱薇通过对话之形式，书写她对童年之记忆与她对故乡之感情和眷恋——或喜或悲、或离或恋，其甜酸苦辣之人生经历，皆初现于此。

爱薇之自传，囊括了她在各个阶段的经历——所遇之人、所遇之事、所面对之困境，以及雨过天晴后的开朗，皆被她精心整理并写入自传中。细品《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便能看出爱薇的童年与少年经历、家庭模式与形态对她的主体的建构与个性的塑造和诞生所造成的巨大影响——父亲的权威压迫致使爱薇形成“物极必反”式的反击、觉醒其女性自主意识、锻造其“坚毅刚强”的主体与个性。尔后，爱薇之自传所呈现的并非一个“先苦后甜”的美好进程，而是一个“先酸后苦再甜”的波折历练——童年、少年时期所遭受的委屈、迈入婚姻所遭受的背叛、离异归乡之后的冷言风语，这桩桩件件的苦事压在一女子的身上，令他者看了都替她叹一声“命苦”。可是，爱薇并没有以一种持续悲伤、哀怨的笔调书写她所经受的种种磨难、所

陷于看似为绝境之困境，而是以一种“以轻写重”的笔调，将其苦难带过，而她真实向世人呈现的，是雨过天晴后的风景。

爱薇对于学习、阅读的重视，是她少年时期实践换取的真理；而她“以乐克悲”、“以满胜乏”的人生观，是她经苦凝练之瑰宝——这便是爱薇的自传书写、《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的温度。

## 引用书目

### 专书

1. 爱薇，《我的人生：世事如云任卷舒》，吉隆坡：益新印务有限公司，2022。
2. 陈玉玲，《寻找历史中缺席的女人——女性自传的主体性研究》，台北：南华管理学院，1998。
3. 林水椽、骆静山，《马来西亚华人史》，吉隆坡，益新印务有限公司，1984。
4. 蒋原伦、潘凯雄，《文学批评与文体》，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5. 王先霏、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 期刊论文

1. 陈晖，〈爱与伤：现代女作家童年叙事的双重底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9期，页213-222。
2. 洪珮菁，〈近现代中西女性自传之研究——回顾与展望〉，《史原（复刊）》2012年第3期，页263-293。
3. 何启才，〈从管制到自治：简论马来西亚华人新村的发展与现况〉，《马来亚大学华人文学与文化学刊》2022年第1期，页46-65。
4. 雷莹，〈论现代作家自传的成长叙事〉，《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页59-63。

5. 刘红林, 〈爱薇其人〉, 《台湾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3 年第 2 期, 页 13-16。
6. 王成军, 〈自传文学关键词〉, 《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09 年第 4 期, 页 15-19。
7. 王成军、王炎, 〈文本·文化·文学——论自传文学〉, 《外国文学(季刊)》1997 年第 2 期, 页 54-60。
8. 许菁频, 〈中国古代自传文学抒情手法之探微〉, 《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 年第 5 期, 页 28-32。
9. 朱婵清, 〈评爱薇小说的艺术特色〉,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 年第 1 期, 页 111-117。

## 学位论文

1. 雷莹, 《中国现代作家自传研究》,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12 年。
2. 李晓娴, 《现代作家自传中的自我想象与重塑》, 扬州: 扬州大学硕士论文, 2014。
3. 谢子元, 《中国现代作家自传研究》,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16。
4. 郑成全, 《马来西亚当代华文作家爱薇研究》, 杭州: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硕士论文, 2008。
5. 朱花蕾, 《沈从文“对话体小说”艺术论》, 长沙: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论文, 2018。

## 书评(网络)

庄蕙洁，〈不可复制的女性生命之舞——品读爱薇的《我的人生》〉，《星洲网》，2022年11月8日，<https://www.sinchew.com.my/?p=4222898>（副刊）。

## 新闻文章

张永新，〈1948-1960年紧急状态70周年〉，《东方日报》，2018年7月1日，<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wenhui/2018/07/01/249423>。

## 网络资料

中国大百科全书，〈对话体〉，2022年1月20日，阅自<https://www.zgbk.com/ecph/words?SiteID=1&ID=132818&SubID=44193>。